

原住民族大學生輔導工作的困境與展望

原住民族大学生の課外指導における難点と展望

The Plights and Prospects of Counseling Aboriginal College Students

Aputwan Lasava 陳孟君 (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原住民專案輔導員)

在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擔任原住民族學生的輔導工作近3年的時間，因為出身屏東縣魯凱族部落，且自大學求學期間直到現在的職場生活皆離家在外，因此在這份職務中更能夠深刻體悟到，原生於異鄉求學時，心中那份鄉愁，以及面對與自己從小生長環境不同的生活狀態時，情緒上經歷轉折、掙扎，直至面對、融入的心路歷程。換言之，即是以「同理心」去看待每位學生。

考量學生的身心狀況與身分認同

馬偕護校自創校以來，秉持「馬偕精神、薪火相傳」，堅持「無我無私、求真求實」之辦學理念服務社會，在輔導學生的過程中，除了在課業、校園生活上予以協助，更藉由宗教的輔助，培養其良好習性及正確的人生價值觀。

艾瑞克森 (Eric H. Erickson) 的「心理社



會發展論」(psychosocial developmental theory) 指出，「自我統合」為青少年時期心理發展的首要任務，若發展良好則為「自我統合」，發展不佳則為「角色混淆」。原住民族學生在青春階段除了要面對身心劇烈的變

化，也同時面對族群身分認同的問題。因應此一層面的需要，學校於寒暑假期間時常舉辦「文化扎根」、「部落體驗營」及參觀原住民族博物館等相關活動，無非是希望學生能夠深刻體悟到自身文化之美，同時涉獵其他族群的文化傳統知識，達到自我文化認同，進而增加個人自信。

再者，學校獲得金士頓（Kingston）科技公司的捐款資助，除讓學生的在校生活能獲得完善照顧，更協助學校落成「校史館暨原民館」，使學生在校園中有更生動及多元的文化場域。

由於自身的經驗，擔任原住民族學生的輔導工作，即以「同理心」去看待每位學生。在寒暑假的家庭訪問中，常見到在原住民族家庭中，隔代教養現象相當普遍。學校設置原住民族學生教育資源中心，確實能讓學生擁有實質管道，在學習過程當中獲得幫助。



學生團契與原資中心的輔導工作

學生的問題行為，大多「起因於家庭、顯現於學校、惡化於社會」，因此，學校在人類社會化過程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。原住民族的家庭問題中，主要仍是以「經濟因素」為主。筆者在寒暑假的家庭訪問中，常見在原住民族家庭中，由於父母忙於生計而疏忽督促子女課業，隔代教養現象相當普遍。而在學校裡，學生同儕之間容易將自我形象建立在擁有好的物質產品上，即擁有「優越感」；反之，則會產生「相對剝奪感」。

有鑑於此，學校於1974年即成立學生團契，由校牧室負責輔導，設有「羽翼團契」及「瑪娃安團契」。團契平日聚會內容多元，有一年一度的迎新活動、專講、福音茶會、詩歌分享、慶生會等；除了參與學校的宣教活動，

也有對外的醫療福音活動，例如武界社區服務隊、澎湖福音隊等。此外，在定期聯合禮拜中邀請牧師或專業講師，針對學生常見問題，如理財、兩性關係、家庭關係、人生價值觀等進行演講，希望除了宗教力量的輔助，也能利用專業的角度，使學生在失控的價值觀裡找到一盞明燈，依循對的生命核心價值，走在正確的人生道路上。

現今校內的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仍處於非完善階段，因此期盼以校內「瑪娃安團契」及「馬偕原住民舞蹈社」做為窗口，盡量提供學生心靈及生活所需，雖對達到《原住民族教育法》第17條所規定：

「為發展原住民之民族學術，培育原住民族高等人才及培養原住民族教育師資，以促進原住民於政治、經濟、教育、文化、社會等各方面之發展，政府應鼓勵大學設相關院、系、所、中心。」之理想境界還有一段距離，但經由筆者本身的實務經驗觀察，法規可以規範學校制度，人的心卻是無法丈量的。有心做事，則天助自助，而文化學習並非能夠階段性完成的課業，而是從出生到死亡，於人生中持續不斷地發生。

在校園中設置原住民族學生教育資源中心，確實能讓學生擁有一個實質管道，在學習過程當中獲得幫助，但創設中心的精神應是設置且內化在每個人的心中，因為每個人都可以是伸出援手的那個人。◆

